

中国诗人
随笔系列

·
福建卷

知天命

老皮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老皮

1964年出生，自由写作者。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作家》等百余家报刊发表各类作品2000余篇，已出版诗集、散文集11部。作品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诗歌》《中国年度诗歌精选》等数十种选本。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多种奖项。主编出版过多种书刊。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《诗歌蓝本》主编。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

知天命

老皮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天命 / 老皮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 2015.11

(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)

ISBN 978-7-5525-2272-3

I. ①知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7496号

知天命

老皮 著

责任编辑 李少敏 谢 瑞

封面设计 蒋 浩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584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252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2272-3/I·637
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走向“文学广场”的诗人们

曾念长

就文学体式而言，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。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，我斗胆说：公共性。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，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。所以，诗人、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，学者、医生、演员、商人和官员，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，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（卡遛：福州地区方言，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，意指闲逛、溜达）一番。它是文学的“公共广场”。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，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，只要来到这个广场，大家就享有同等的“文学身份”，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，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。

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，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：抒情性和议论性。在农村，村庙就是广场。每逢佳节，村民在此狂欢；但逢大事，族人在此定论。在城市，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，在放大，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。君不见，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散文和随笔，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“文学广场”，也有双重属性，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



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。

一般而言，散文重抒情，而随笔重议论。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，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。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。通过他的海量写作，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了出来，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。显然，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，隐含着特定的诉求：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。其结果是，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。不过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：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，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；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，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，发展为随笔写作。于是，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，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。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，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，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交响曲。

这套丛书名为“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”，那么，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，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“文学广场”中给予具体考察。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，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“文学广场”，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。似乎有人说过，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。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。如果“查无此人”，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。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，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。随笔就是我们这

个时代的“文章”，可长可短，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，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。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，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、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。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，唯独如此，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。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它是“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”，其“出发点可以是诗的，也可以是小小说的、戏剧的，等等”。我理解于坚所说的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。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，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。这种写作本身，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。

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，福建是一个“诗歌大省”。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，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。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？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？但我以为，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，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。从历史上看，闽人文学长于诗文，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。其中的原因，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。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，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，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。这一说法或许不假，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“内排遣”传统。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。他们往往向自己的

内心，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。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，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。他们习惯性地神像前喃喃自语，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象一问一答。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，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。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，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。闽人对诗歌、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，或许正是缘于此。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，不是北京人的段子，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。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，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，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。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，在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，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以蔡其矫、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，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，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

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，今天的福建诗人（也包括批评家）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。如厦门的舒婷、陈仲义，福州的吕德安、鲁亢等。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，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。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，不如说这是诗人

的一种心灵隐喻。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，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，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，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“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／隐士却不在家”。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，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。但我还想说的是，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，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。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，介入公共事物，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国内同行。比如于坚，这位自称“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”的云南诗人，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，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、建筑与城市、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。再说王小波，他不是诗人，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，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，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。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。诗人不仅仅是诗人。他首先是个人，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，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。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，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，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。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。正如前文所言，随笔是“文学广场”，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，也是诗人出来卡邇的绝佳场所。

我想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，因此才有“诗人随笔”一说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“副产品”。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，我想他们对自己的“副产品”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。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，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。所谓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。我更想借这个机会，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。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，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。这种“路径依赖”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，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。一位学者来到广场，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，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，甚至与自己“死磕”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。依此类推，诗人出现在广场，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。他们左顾右盼，略带神经质，却不愿参与任何“群众聚会”，就像传说中的“打酱油”者，一溜烟又飘走了。我作此类比，仅仅是想说明，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。诗人最关心的，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即便是写随笔，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！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，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？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。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。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。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，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

视，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，再和盘托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。

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，算是老读者了。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。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，我却读得较少。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，当作一次发现之旅，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，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。

（曾念长：文学博士，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。）

目 录

致安澜

- 我们，谁有归程 / 002
- 彼此搀扶，把路走得更远 / 010
- 醒来，便是在梦中死去 / 018
- 我拙于接纳自己内心的破碎 / 026
- 我被人爱着，多么邪恶 / 035
- 随遇而安即是一种洒脱 / 044
- 人生终究是不单纯的 / 051
- 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功 / 060
- 我在汹涌的潮水中挣扎 / 068
- 除了面对，我别无选择 / 076
- 秋天扩展了我精神领域的边界 / 085
- 我将死于梦想过度 / 094
- 我的深情无可救药 / 103

知天命

- 往日时光 / 114
- 夕阳无限好 / 117

- 雨声里的杂芜 / 120
- 在猫墅咖啡馆 / 124
- 失眠之夜 / 128
- 夜听人民的鼾声 / 132
- 爱的伤痛 / 135
- 我的舒园 / 138
- 故事需要展开 / 141
- 麦樱 / 144
- 酒后失言 / 148
- 凌晨1点29分 / 151
- 相约空瓶子酒吧 / 154
- 奇遇 / 157
- 宁静的春天 / 160
- 沉醉在春天里的空虚 / 163
- 梵·高的耳朵 / 167
- 阅读的可能性 / 171
- 书房里的阅读底色 / 175
- 我的沉默迫使钢铁发出了回声 / 179
- 让视觉成为另一种生命的想象 / 182
- 知天命 / 186

老皮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|

福

建

卷

知

天

命

致安澜

我们，谁有归程

说实话，一个男人的胸怀，有时候可以装下整个世界，有时候却放不下一个多余的名字。但对于我来说，安澜是个例外。是的，我曾说过将记忆形诸文字是一种冒险。然而，一旦写下来，便有迹可循。这些天我一直在读嘎玛丹增的《分开修行》，或许，在我没有皈依任何一种信仰之前，分开修行便是捷径。

正如嘎玛丹增所说的，我是一个缺少信仰的人。所有的神灵，在我出生之前就离开了这片土地，他们在距离我心灵很远的地方，以未知的形式存在。

今天闽南下雨，风景养眼，而风景里那些经历过许多事物错杂之后才沉淀下来的生活点滴，却养心。

但生命中有一些愉悦是无法维持的。我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徒劳。

我把头抬了起来，仿佛从一场大梦中苏醒。一瞬之间，我肺腑波澜大起。闽南的春天总是万物葱茏，大地上的一切都呈现出无限的生机。雨冲刷过的植物，水水的绿。

我在独自行走中陷入对某一件往事的回忆。

人这一辈子，谁也奈何不了时间的流逝。曾经的事物，退后的风

景，邂逅的人，终究是渐行渐远了。

雨像一场绝望的爱情，在夜色的误导下，人们往往迷失了方向。而我们，其实就在这场宿命里。可以依靠的肩膀不存在的时候，很自然地就只会以自我的心力，强撑着自己。就像有些河流，在入海处的宽厚常常让人想到源头的俊逸。在更多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空心人，闪电只会穿过我，不会击中我。

如果有时间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我会认为，每活一天都是一个奇迹。尽管生活无法定义，但生活可以描述。记得某天，在厦门环岛，我看着海浪由远及近，曲线柔美，于匆匆行走中留下追忆的风景。事实上，我们内心的波浪，也是澎湃浩荡的，湛蓝而悠远。

同样的深情需要经营，在五月里，我和梨花一起白头。

孤帆远影，再回首已是沧海桑田。

俗世的风尘终归是一种辽阔的乡愁，在朗朗乾坤之下蠕动着。时间如一群革命的厉鬼，幽灵徘徊。你一定也看到我疲惫的脸上已染满暮色。今年以来，我每天都要喝上十几杯咖啡。尽管做咖啡耗时，但我觉得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。

曾经，有多少温馨的梦，就这样相约着老去。

我每天的上午和下午，都各用一个小时来喝咖啡。总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犒劳，抑或是对即将面临的烦琐事物，积攒的能量。每次，我总是安静地坐着，独自细细品味着咖啡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竭尽所能地享受着当下。并非过往不够好，而是在精神上不愿意过多

地自我重复，无论内心是欢喜抑或悲伤。我不想欺骗自己。尽管许多时候，总在不经意地回忆过往。久而久之，思想也变得索然无味。我就这样，内心空荡荡的，闲闲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曾经有人说我就像一台粗老笨重的蒸汽机火车，每天咣当咣当的，慢悠悠地打发着时间。这个比喻我喜欢，充满诗意。我经常得意自己不是诗人，却胸中常有诗意。

其实，当老式蒸汽机火车被换成内燃机车或电力机车之后，如今坐火车出行已经很难再有诗意了。当然，被提速的不止是火车。在漫长的守候里，总有水蒸气一样弥漫的茫然。前途莫测，所有的行者皆患得患失。人如有前生，大可玩味。

如果你还想象着岁月静好，那么，这一路风尘，又该如何换取现世安稳？

夜里无意中看到，路灯下有一朵阴影，像是枯萎的一朵黯淡的花。而一棵行道树的投影，则像是一个饱经苦难的阴郁人形。这一景象让我空抱惆怅。于是我想，倘若那置身尘埃低处的阴郁人形是我，我会相信，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，同样是一笔特殊的财富。这也是我们必须驻足自省的理由。

如今到处都在说梦。我以为梦就是一种无序的毫无意识保障的虚幻状态。人的精神上的多种解释和关怀，或许离不开这种私人化的潜意识的铺张，这是人的生理与心理的本能。确切地说，梦是人类的精神假设，也是现实的敌人。你若长时间沉溺其中，显然是一件危险的